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

周

景王

成十有二年使詹伯詹桓伯大夫如晉晉使趙成趙武之子宋致閻田氏族略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于甘

人甘大與晉閻閻嘉夫閻大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即陸伐潁潁潁陽城潁陽縣潁陽周潁陽顧潁陽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

夏以后稷魏駘即邨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以上諸

觀春秋釋例吾北土也吾何邇對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弁冠也

冠冠則棄其始冠而因以敵之謂假冠而三加成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

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羊舌肸謂韓起曰文之霸也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

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乃使趙成如京師致闕

田反穎得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己干有三年齊樂施子雅之子子樂高彊子尾之子子高奔魯齊樂高氏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

無宇曰子旗子樂之子子良字將攻陳鮑氏無宇授甲以如鮑氏鮑國子元孫亦授甲矣遂伐樂高氏

高彊曰先得公陳鮑馬往遂伐虎門嬰嬰端妻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

黑齊大夫以靈姑鉅齊侯率戰于穆齊有穆齊有樂高敗又敗諸莊城內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陳樂施高彊奔魯陳

鮑分其室嬰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彊乎無宇盡致諸齊侯而請老

于莒齊邑本取于莒齊邑本取于嬰嬰如晉羊舌肸問曰齊其何如嬰曰齊其為陳氏矣齊當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釜十則鍾六升鍾六升陳氏三量當登一馬豆區釜各加鍾乃大矣陳氏

陳氏原施齊之將為陳氏要要已康言之然觀其教無字以義

後義利云云  
雖為公道是便  
其輕財結聚之  
計工于謀國者  
當不出此  
滅隣國而執其世  
子以歸我之已為  
不仁乃以為犧牲  
而用之於罔山其  
殘忍刻毒無以復  
加矣

十釜為鍾三量以家量貴而以公量收之收者收而國之諸市踊則足貴屨賤民人疾痛而或煥休之欲無獲民  
將焉辟之至是無字于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品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由是益得齊眾心穆孟姬景公  
為之請高唐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南陳氏始大

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蔡大

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于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

刑其士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起聞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天將假手于楚以施

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于是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愁左傳注以謀救蔡王使單子會之晉人請蔡于

楚楚弗許遂滅蔡用隱太子于罔山左傳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

城陳蔡不羹有二其一在河南許州襄城縣是為西不羹其一在南陽府舞陽縣是為東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即鄭子車以子孔之難奔楚事在靈王十八年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

京標實殺曼伯左傳注獲伯也標大夫宋蕭棠實殺子游齊渠邱即渠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見前由是

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楚平即位蔡遂復事具後

粹十有五年原伯綏奔郊昭之甘人弒甘公過原伯綏虐原奧人也人逐綏立公子鮑尋綏之綏奔郊甘公過

魯公子愁奔齊季孫意如悼子絰之子不禮于南南遺之子謂公子愁悼子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

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怨許之告魯侯遂從魯侯如晉晉平公卒子夷立是為昭公魯侯如晉南蒯懼不

克以費季氏邑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有故城在縣西北叛如齊齊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初南蒯將過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

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蒯南蒯

奔齊待飲于齊侯齊侯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子韓自大夫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歸費于魯使

鮑國致之

申士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在今江南公于棄疾殺作此公子比楚師伐徐以懼

吳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時蔡公棄疾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觀起子楚共轅觀起從奔在蔡事朝吳故蔡大

之會遠氏之族楚子般遠掩而取其及遠居子掩之族楚許圍許大夫遠蔡消消仕楚楚成然字子旗闕韋

邑為楚子所不禮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申之會常壽過戮焉正義曰作亂從乃召公子比即子

奔公子黑肱時在鄭龍蔡見蔡公背而盟之莫成然故事蔡公蔡朝吳亦欲復蔡于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

棄疾莫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

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聞二子死自投于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乎遂浴左傳注漢別名將欲入馭即鄆縣今襄陽羊尹申無字之子亥求得之史記靈王獨倚程山中野人以歸

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候乃行國每夜

駭時不知楚盛死畏其復來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莫成然走告比及黑肱曰王至矣

君早自圖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楚平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

人于此五人者使主社稷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與巴極密理璧于大室之庭使五葬比于訾楚地在今汝

訾殺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以靖國人使莫成然為令尹初楚靈王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余必自取之民患其無厭故從亂如歸是冬吳因楚亂遂滅州來

劉子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前公子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邱今河南開封

有平邱同盟魯侯不與盟晉成虎祁晉平公棄城祁之宮鄭伯及魯叔弓如魯賀事在王十一年諸侯朝而歸

晉自漢梁之機  
會盟晉大夫至  
此再合諸侯意  
將修復霸業乃  
叔向專以威力  
達其君并不仗  
義執言之用是  
以諸侯聞而晉  
亦衰號稱叔向  
為魯大夫哉

者皆有貳心。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邱。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子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遲惟命。羊舌肸告于齊，齊人聽命。肸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威。」乃治兵，建而不旆，旆而旆之。諸侯畏之，同盟。鄭公孫僑爭承之，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鄭列而使之從公侯之責，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是會晉以邾莒之惡。魯季孫在王十二年，辭魯侯，故魯侯不與盟。晉執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伯服湫私于荀吳曰：「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子其圖之。」吳以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李孫。」蔡侯廬，隱太子之子，歸于蔡。陳侯吳，悼太子之子，歸于陳。楚子既以詐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歸鄭之侵地，施惠百姓，存恤國中。

甲子有八年。吳子夷末史記作夷末夷末之初立，使屈狐庸中公平臣子聘于晉。趙文子趙武問曰：「延州來季子，季札封延陵，故曰延陵季子。今常州府武進縣也。後吳滅州來，復以封札。其果立乎？」對曰：「不立。今嗣君甚德而廣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昭王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末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夷末之子僚。」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白狄別種，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春秋時，鮮虞國。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今正定府晉陽縣。春秋時，晉陽城。滅肥。今正定府晉陽縣。春秋時，晉陽城。

西南有肥累，以肥子縣牟歸。事在王城春秋肥國。至是，荀吳復以師伐鮮虞，圍鼓。今正定府晉陽縣。春秋時，鼓國。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皆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悅全鞮歸。明年荀吳又滅陸渾之戎，以其貳于楚也。

命官分職隸事  
正名唐虞周官  
近而可徵固未  
嘗有紀瑞之事  
也左氏浮誇於  
此可見一斑況  
而師之如武豐  
定署名徒源千  
古笑柄彼不能  
紀遠之說曷足  
為定論耶

子產拒神靈之  
請實經國正論  
多言或信不與  
亦不復火足祛  
千古信邪之感  
異游湯旱何嘗  
不鑄幣利民景

二十二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邾子今山東沂州府邾城縣春秋邾子國少昊後嬴姓朝于魯邾子朝魯魯侯與之宴叔孫姑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邾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太皞氏以龍紀前俱見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各氏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孔子聞之見于邾子

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師大勝楚師吳人攻之楚師敗走吳人伐楚陽句楚穆王孫為令尹

十戰不吉公子魴司馬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請改卜之吉戰於長岸魴以其屬先死楚師繼之敗吳師獲

其乘舟餘皇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迷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敗走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二十有一年宋衛陳鄭災二十二年之夏有星孛于大辰房心尾也西及漢左傳注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

魯申須魯大曰彗以除舊布新今除于火大辰為大火出火尚伏當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

火作當在宋衛陳鄭宋大辰之虛陳大星之虛鄭大星之虛皆火也火出火尚伏當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

火即心始昏昴越七日壬子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使徒大星徙于周廟使府人陳人各徹其事司馬司

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初鄭裨竈鄭大言于公孫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壻罍玉璫以

于諸侯宋衛皆如是惟陳不致火言于公孫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壻罍玉璫以

火鄭必不火僑弗與既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僑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是亦

多言矣豈不或信謂多言者中遂不與亦不復火明年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為樂焉子產弗許

於我乃止時門鄭城南城門清澗水經注洧水逕新鄭故城又東為清澗水

鑄大錢章昭國語注大錢者大子舊其王將鑄大錢單子靖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

鑄大錢章昭國語注大錢者大子舊其王將鑄大錢單子靖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

鑄大錢章昭國語注大錢者大子舊其王將鑄大錢單子靖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

鑄大錢章昭國語注大錢者大子舊其王將鑄大錢單子靖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

王之鑒大鏡非  
為救災恤患是  
以有民失其資  
之病觀于鑒鑄  
無射不益信乎  
非獨鑒鑄法也  
止之進鑒必有  
不敬誤投之咎  
非旁不嘗而已  
然其心終無仇  
故其罪止于是  
三傳所載不同  
而子高聽止赦  
止之說尤屬迂  
謬當因諸公手  
作論正之

輕重以振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輕曰母民皆得為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亂民也王其圖之弗聽

戊寅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許男癩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

哭泣飲飣粥噉不容粒求踰年而死

胡氏安國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順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于君是有怨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此暴戾之頑堅木之漸加之以大惡而不得辭也

卯巳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孔子將適京師南宮适言于魯侯魯侯與之乘車兩馬俾适俱往孔子

既至問禮于老子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明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君子得

子其猶龍乎問樂於長弘周大夫樂記謂樂生實待生于孔子言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

樂紉之象孔子曰明鏡所以察形位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學近于其所以安存而急急于所以危亡是無異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察廟朝之度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

簡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惠哉于是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

楚世子建奔秦楚殺其傅伍奢伍奢亦曰奔吳楚子生太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建

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請大城城父楚邑漢高祖父城父城在今河南汝州府城父有二一以遺許具兄從一即此而真太子焉子通曰太

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悅從之故建居城父無極譖建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楚子信

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太子奔秦無極曰奢之子叔若在吳必憂楚國

盡以免其父召之楚子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索君尚江都江都府合縣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

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奮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吳子公子光

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知其欲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設諸史記

諸堂人焉而耕于鄙

盜殺衛侯之兄縶衛靈公同母兄以足疾不立事見前衛公孟縶狎齊豹衛大夫齊豹子縶奪之司寇與鄆衛邑注見前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故齊豹作亂衛侯在乎縶衛下縶有事于蓋獲縶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縶出齊氏縶殺之衛

侯聞亂遂如死焉衛郭門外地北宮氏之宰北宮喜先與齊豹同謀及是豹使人召其宰不知殺之喜仇之子縶貞子政齊氏滅之衛侯遂入初齊豹

見宗魯于縶為勝乘將作亂謂之曰勿與與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猶終事也

子而歸死于公孟及難作宗魯死焉孔子弟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故亦曰琴張聞之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

之賊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魯問禮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于公館迎孔子至與語齊侯曰秦穆五殺爵之大夫與諸三日授之政雖王可也其霸止矣齊侯說

鄭大夫公孫僑卒公孫僑有疾謂游吉即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父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侮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三十有四年鑄無射楚傳疏無射鐘名其鑄于律中無射之管故以律名鐘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桮韋昭國語注大林無射之禮也作無射而以大林覆之其律中

也林鐘單子律公曰不可先王之制鐘也夫不過鈞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水長重不過鈞斤為二十今作鐘不度不

之數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弗聽問之冷州鳩治州鳩名也對曰吾聞政象樂樂從和八音和從平大

論故曰樂正合細抑大陵不容于耳細無射大林鐘大聲非和也聽聲越也遠無射之聲為大林所掩非平也妨

正禮財聲不和平非宗官宗伯樂官之所司也亦不聽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辛二十有五年宋華亥華合比弟壬九年台向甯同戊華定華微華楚華微宋公平公惡華向華氏華定華亥與

比齊衛亥代為右師向甯子

比齊衛亥代為右師向甯子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敬王

壬元年王居狄泉

注見前

尹氏立王子朝地震

王子朝入于尹氏園

即尹氏園

文公訪劉佗殺之君伯與南宮極以成

周人戍尹單子劉子變齊以王如劉

王子朝入于王城是秋地震南宮極震

為屋所冠

甚弘私謂劉子曰周之亡

由其三川震

前

今西王城地曰西王

之大臣亦震天章之矣東王

王居狄泉在王城東故曰東王

必大克

癸二年王在狄泉

晉侯使士彌牟

文伯納之泣問王室之故彌牟立于乾祭

北門

而問于介大也衆晉人乃辭

王子朝不納其使

朝言子朝

徵會諸侯期以明年

明年明年

人歸人小邦人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

衆具成人曰明年開闢王

趙鞅武之孫後趙鞅

見前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先是吳伐州來

吳州來楚

楚遂越以諸侯之師救之吳用公子光謀

光請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

之敗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難父

難父今江南

至是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

父圍陽

楚地

而還吳

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沈尹戌

沈尹戌有光城是其地也非沈國之沈

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

幾如是而不及耶

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

魯侯欲去季氏

季孫意如以季城之諸般申夜姑季公若為之

公若亦曰公孫意如庶叔公鳥妻申夜姑公鳥家臣以告滅孫

氏執猶季氏告鄭

鄭伯名起

鄭孫以可觀

先是季孫之難

藏孫以難

先是季孫之難

鄭父別為子家氏

鄭公之後

鄭孫以可觀

先是季孫之難

藏孫以難

先是季孫之難

鄭父別為子家氏

鄭公之後

鄭孫以可觀

先是季孫之難

藏孫以難

先是季孫之難

鄭父別為子家氏

鄭公之後

鄭孫以可觀

先是季孫之難

藏孫以難

先是季孫之難

鄭父別為子家氏

鄭公之後

鄭孫以可觀

先是季孫之難

藏孫以難

先是季孫之難

鄭父別為子家氏

鄭公之後

鄭孫以可觀

先是季孫之難

藏孫以難

先是季孫之難

此魯沂水原出尼山理也  
以察罪弗許請囚于甕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驍曰許之日入惡作弗可知也

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驪侯以其眾救季氏孟氏從之殺邱孫伐公使魯侯與臧孫賜如墓謀逐奔齊

齊侯唁于野井今山東濟南府齊縣有野井亭取鄆魯南二縣此為西鄉在曹州府鄆城縣其縣東在沂州府沂水縣近以居之先是有鸛鵒巢于魯師已

魯大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公在乾侯徵

襄與鸛鵒為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宋哭童謠如是其將及乎未幾魯侯遂出

而骨肉也叔孫從君于齊與公言于桓山曰將安眾而納公公使歸季孫焉有異志叔孫奮于其腹使祀宗新

地今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有關亭

孔子適齊 孔子以魯亂適齊公記為高昭子家臣通乎魯齊侯問政于孔子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齊

侯感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配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氏左傳注召伯當言召氏疏曰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先是王三尹氏涉于鞏

使東望今河南府鞏縣有東望聚呼魯店及是單子如晉告急晉知躒即趙鞅帥師納玉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

南府洛今河南府偃師縣有南府洛王師起于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有滑及是鄭分有其地次于尸今偃師縣有尸晉師克鞏召伯盈子盈遂王于朝朝

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即之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

下都在王城之東微王土鄭于此今洛陽故城是也晉師使成公即大戍之而還及齊伯魯之子十五年楚亂王人殺王子朝于楚

五年吳殺其君僚吳子因楚喪楚平卒子王使公子掩餘燭庸皆僚伐之復使季札聘于上國以觀諸侯公

子光告鱣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光乃伏甲于堀室而

享吳子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真劍於魚中以進遂弑吳子鱣設諸致文光遂自立是為闔閭以鱣

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僇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燭庸

晏嬰與孔子交善而尼谿之沮彼非不知孔子蓋忌其見用耳跡其生平所為若二桃殺三士之謀則更以小嫌而肆其陰險尚得謂之賢哉

晉士鞅宋樂祁犂

字子驥

衛北宮喜曹人

和人

滕人會于廬

諸侯之大夫會于廬

成周

且謀納魯侯晉士

鞅取貨于季孫而為之辭魯侯遂不得復

周

楚殺費無極

初無極以讒去蔡朝吳

朝吳在蔡無極欲去之謂蔡人曰王唯信吳故處之蔡二三子莫之知也

吳所以剪其翼也

出蔡侯宋

即平公無極取貨于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曰楚王將立宋國若不先從

遂太子

事在景王十八年

建殺連尹奢

即伍奢事

國人惡之既又與鄢將師比諸卻宛

字子

于令尹囊瓦

公子囊子

殺之

無極謂令尹曰

又謂子思令尹欲酒于吾子子思曰我賤人無以酬之無極曰令尹甲兵取五甲五兵真諸門令尹必觀從

以酬之及饗日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卻宛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卻宛

之盡滅其族黨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囊瓦曰無極殺不辜以興大謗幾及于矣吳新有君疆場日駭國

事在王四年

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囊瓦乃殺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六年晉殺其公族祁盈

食之子及楊食我

字伯石羊舌肸子肸

晉祁勝與鄢臧

勝與臧皆通室妻其祁盈執

之勝路齒躒躒言于晉侯

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殺勝與臧

晉遂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于是滅祁氏

羊舌氏分其田以為縣

祁氏之田七縣羊舌氏之田三縣祁氏晉獻

侯後羊舌氏靖侯之後既滅晉之公族殆盡

八年吳滅徐徐子章羽

左傳公羊

奔楚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

水以灌于是滅徐徐子斷其髮携其夫人以

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

遂奔楚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

功也今余將自有之伐楚何如

對曰楚執政眾而非莫適任墨若為三師以肄焉

馬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

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五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

閭閻從之楚于是始病

而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五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閭閻從之楚于是始病

九年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寇

左傳注

先是魯侯如晉

事在王

次于乾侯

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有既

而歸

至是復在乾侯晉侯

而歸

在王

至是復在乾侯晉侯

午立是為定公

將以師納之

范鞅請召季孫而使私焉

必來我受其無咎于

是意如遂會首蹠于通厯從首蹠如乾侯首蹠以晉侯之命唁魯侯且請入晉侯卒不肯見意如首蹠退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謂其歸攝居事

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吳伐越吳始用師于越晉史墨蔡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左傳注是

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

晉韓不信韓起孫齊高張宋仲幾仲幾宋公成之後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太叔鄭國參公雅曹人苦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城成周王使富辛與石張張王如晉請城成周晉范鞅謂魏舒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于是晉魏

舒韓不信來京師會諸侯之大夫于秋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俱溝

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許徒庸惠財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左傳賦諸侯令下役之

各出若干之役各樂若干之土故曰屬而效諸劉子韓不信臨之以為成命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

役賦文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也

魯侯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昭公之弟魯侯出奔在外凡八年至是卒卒于十月明年叔孫不

敢孫之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叔孫請見于家孫之子羈孫之子辭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社稷羣臣之願也凡從君

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子家氏素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

從君者則親而出者以義從公與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行可也若羈也則君謂昭公知其出未知其入羈將

逃也喪及壞隤注見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隤及公子宋即位季孫羈昭公于墓道南孔子為司寇溝

而合魯公墓在闕昭公墓別葬先君墓道之外孔子自

昭公十有二年盜殺鞏伯簡公鞏伯鞏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鞏氏之羣子弟賊鞏伯

實可以一策一  
馬而拘兩君召  
陵之盟奉辭伐  
罪不讓齊桓乃  
荀實卒以求貨  
而辭魯晉楚之  
臣效尤貪賄尚  
足云翕謀哉

杞十有四年。劉子晉侯宋公。元公子景魯侯蔡侯昭公申衛侯陳子柳惠公孫子懷公鄭伯公于許男。昭公曹伯通公。子邾子頡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莫國法子會于召陵侵楚。初蔡侯如楚令尹囊瓦三

年止。蔡侯為兩師兩襲其于一楚子而及歸時唐侯如楚有兩師更馬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遂

如晉請伐楚。于是劉子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魯荀寅荀寅文子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鞅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吾自方城以來雲王十五年晉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用施子

日或施以會晉盟于皋鼬。今河南許州臨潁縣有城皋亭即鄭庫也邑將長蔡子衛劉以衛祝佗衛人祝言與范鞅謀之長衛侯是

夏蔡滅沈。沈人不會于召陵秋劉子卷卒。文公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名勝志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自楚子即

位無歲不有吳師。伍員為吳行人伯州犇之蔡侯因之質其子于吳以吳子及唐侯。唐城亦有上唐鄉故唐國

伐楚。楚令尹囊瓦禦之。陳于柏舉。吳子之弟夫燮以其廣五千擊囊瓦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囊瓦奔

鄭。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吳入郢。郢都楚平王之妻以班處宮殺梁傅居其居之寢而

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楚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奔郢即公闕辛之弟懷以平王設其父是成然將楚子

妻蓋有欲妻居之母者。楚子濟江入于雲中。辛曰君討臣罪敢豐之必犯是余將殺汝。雲中即雲夢澤在今

何罪隨人十之不及。辭吳人乃退。湖北德安縣遂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

申十有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申十有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於越入吳。吳師在楚。越遂入吳。

楚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以秦師救楚吳師敗還楚子入于郢。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楚子在隨。史記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伍子胥曰子之報復

曰為我謝申包胥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

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伯哀公子為之賦無衣詩秦風篇杜預曰取其情

作與子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于是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援者故秦注援與子隨

城會之吳師敗吳子乃歸楚公子結滅唐吳太宰歸自立與閭閻戰而敗奔楚楚封楚子入于郢當申包胥申

包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明年楚公子申為今尹建即于郢以定楚國公子申即

從此今襄陽府宣城縣有若縣故城

西十有六年鄭游連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許自文叔受封至斯十八年而為鄭初許畏鄭傷連葉許靈公畏

府許是也事在簡王十年後又遷楚楚公子景遷許于夷即城父今江西南州府府還白羽楚以左尹將

折郢折也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遷谷城在今葉縣西事凡四遷皆依于楚至是楚為吳敗鄭遂滅之

僖公僖公之從作亂僖公率子朝之從因鄭人以作亂于是鄭伐馮左傳注滑前見晉靡今河南府保師負黍

今河南府登封孤人後漢書鄭國志汝南有孤宗鄉關外邑在洛陽晉閻沒成京師且城晉靡王處于姑猶左

注周以避鄭明年僖公據儀栗左傳注以叛單子公孫公劉子文公敗尹氏僖公之黨于窮谷遂逆王于慶氏姑

猶大管籥秦之送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周大而後朝于莊宮又明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

北簡城杜注關孟即印今懷慶府河內縣有邦臺左傳王取邦臺之田是也

戊十有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僖公也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教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

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陳氏傳良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于是再見

紀十有八年盜竊魯寶玉大弓竊魯寶玉者封圭也魯陽虎亦曰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桓子之弟桓子更

季氏代桓叔孫輒叔孫氏更叔孫氏叔孫氏已更孟氏何忌將享季孫于蒲圃魯東門而殺之孟氏

實玉大弓乃魯受封重器隨臣窮之以行義視國典其美聖人

深慮之故直斥  
之為盜說者乃  
謂陪臣例不書  
名泥古過甚矣

夾谷之會魯也  
非盟也左氏傳  
所載載書之詞  
及以萊兵劫魯  
侯語多附會不  
足信如稱盟詞  
齊侯要魯以三  
百乘而魯侯推  
求返汶陽之田  
然田既歸矣何  
以終定公之世  
不聞魯以三百  
乘從事即所謂

先備外虎以事將如請圖季孫請御者勝而入孟氏者闕門射殺虎之弟越伐孟氏成宰公斂陽即處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謹陽關即山東泰安府肥城縣有下謹亭以叛明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故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虎逃奔晉趙氏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陽虎既奔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亦卒不行不狃季氏宰公山氏也論語作弗擾十有九年魯以孔子為中都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位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木之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之諸侯則焉

所生之室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致民  
魯侯會齊侯于夾谷嶺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城址記魯定公會齊侯于此齊侯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孔子相告魯侯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魯侯從之及會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旌旄羽被音弗舞者所執予戰劍撥音伐大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齊侯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夢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齊侯懼而動知義不若乃歸謂晏嬰曰寡人獲過于魯君如之何晏嬰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邑請皆還之齊乃歸魯鄭謹見前龜山田在龜山之北龜山在今泰安府新泰縣田安縣有謝過城寶字記齊人歸魯田以謝過後人因名考史  
谷之會春秋彙纂削去左傳不錄今據史記輯  
二十有二年魯墮郕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及費前圍成注見弗克孔子言于魯侯曰臣不藏用大夫無

齊侯懼而動種  
過如何云云此  
不過成毛遂歷  
陪閑相如完璧  
之技而已豈所  
以語聖人者哉

百雉之城使由井人字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帥費人以襲魯孔氏使申句須樂頎大伐之敗諸姑蔑括地志姑蔑城在泗水縣東不狃輒奔齊將墮成公斂陽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吾將不墮及齊侯圍成弗克

二十有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今山西太源府趙鞅有晉以叛荀寅士吉射士吉射子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晉趙鞅謂邯鄲午趙勝子列邑邯鄲今縣屬直隸廣平府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五百家衛國之邯鄲今故

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趙氏聞之告鞅曰先備諸鞅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魏子孫與宣吉射相惡欲逐之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夫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韓刑不均矣

請皆逐遂奉晉侯伐范氏中行氏寅與吉射將伐晉侯齊高彊前齊魯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我

以伐君在此矣弗聽遂伐晉侯國人助晉侯寅吉射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明年荀

趙氏請殺董安于恐其為政于趙氏也趙孟患之安于曰吾死而晉國甯趙氏是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安于于廟

魯以孔子攝相事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荀子門人問孔子曰少正卯魯

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月心逆而陽二日行僻而堅三日言偽而辯四曰與聞國政

三月政化大行男女行者別于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至不求有司存焉皆女

歸焉家語魯之敗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滑氏者著侈喻法魯之

不儲價者羔魯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滑氏越境而徙當牛馬者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孔子相魯齊人懼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無容璣璣曲名史

記作東壁